

■ 笔随心动

## 买来的蛙声

■ 陆金美

周末,我在菜场买菜回来,在小区巷子里,一阵熟悉的鸣叫声忽然飞到耳畔,是久违了的青蛙声。我举目搜寻:在一个角落里发现有一个卖青蛙的小贩,他的面前正放着一只小铁桶,上面盖着网,声音正是从小铁桶里传出的。

青蛙在老家人看来,听到它的叫声如同听到鸡的叫声一样,是一种生活的宁静、丰收的希望。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过,农田里青蛙的鸣叫声越高越好,到了秋天粮食就有丰收的把握。我问父亲为什么,他告诉我一个很简

单的道理:青蛙是吃害虫的,处处叫声一片,自然青蛙很多;田鸡多,庄稼上的害虫就少;害虫少,庄稼就有丰收的希望。是啊,就连宋朝诗人辛弃疾也曾说: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

“呱——呱”又一两声蛙声从小铁桶里传出,像一记响亮的鼓棒,敲在我的心上,打开了心底的记忆。那时也是这样的季节,这样的阳光,只是照耀的是村庄、草木,还有野外的庄稼。我和伙伴们的游戏大多就是寻找和捕捉田野沟畔中的小青蛙,那时家乡青蛙实在是多,种类也不少,有小土青蛙、大青蛙、小旱青蛙,还有大牛蛙。我

们在草丛中,庄稼地里仔细地聆听它们的鸣叫,认真地观察它们的跳跃,然后举起小手去扣捉。捉到后就放到小柳篓里,带着捕获猎物的欣喜,小心翼翼地从篓子拿出来,和伙伴们比大小、多少。然后把抓得的青蛙,喂自家养的鸡子、鸭子,盼它们生个双黄蛋。

晚上,我们最大的乐趣,便是三五成群到村口坐在小木桥上,聆听青蛙的叫声。在一望无际的庄稼、树木、荒野里各种各样的蛙,发出各种声调的鸣唱:小土青蛙声低而短,大青蛙声高而长,小旱青蛙声细而尖,大牛蛙声粗而响……它们声音时轻时重,

时缓时急,时近时远,时大时小,阵阵蛙声此起彼伏,组成了一曲乡村田园的交响乐。

上高中偶然读到一首《咏蛙》的诗,里面有一句:“我不开口谁敢言。”诗家对此句大为称颂。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,青蛙就是霸道,乡下人种田就听它的。它一鸣叫春天就到,农人就开始牵着耕牛走向田野耕地,播种了。那一年我高考落榜,每晚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觉,只好站在窗前,凝神谛听,在阵阵蛙鸣中,便仿佛倾听自己的心曲,生命的潮起潮落、人生的花开花谢,都能在这种静静的谛听中渐渐化解。蛙鸣,真还是一剂医治心灵

的良药哩!

自从在城市买了房,听到蛙声竟越来越稀少了,在我住的楼下就有一个人工池塘,里面开着荷花,夏天夜晚就从来没有听到蛙鸣。

又是一声鸣叫,我看着卖青蛙的小贩的铁桶,有了大胆的想法,我走了过去蹲下身来,问过价后便连小铁桶一起买下,并悄悄地把它们全放到我住的楼下那个人工池塘里。当晚我站在窗前竟听到了久违的蛙声,可细细听来,曾经那种高低搭配十分美妙动听的蛙声全没了,而是一种让人感觉凄凉
 的蛙声。我听得几乎流下眼泪。



葫芦兄弟 花宝丽 摄

■ 百姓故事

## 20年后遇学生

■ 朱耀照

在气排球场,我遇到了20年前教过的张同学。张同学大学毕业后,曾在乡卫生院当过院长,后来调到人民医院工作。如今两个孩子,大的四年级,小的3岁。妻子也是医生。

因只教了一年,我对张同学班里的很多学生,印象已经比较模糊。但经他一提起,许多身影渐渐清晰了起来。

孙同学,颧骨宽宽的,穿得很朴素。数理化成绩很好。但语文是弱项。他的字写得很小,每次作文都在及格分以下。因要被推荐上去跟其他学校比赛,要影响到他的语文成绩,为此,多次给他做思想工作,讲语文学学习方法,但效果甚微。为此,我对他批评过,甚至处罚过。但他总是微笑着,不发一言。重复几遍了,也才点头。如今,他已是博士,专门研究纳米技术。他的妻子也是博士,两人一块在杭州工作。

郑女生,比较活泼。爱跟同学玩,有时还要捉弄一下老师。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,同年级不同班的,很文静,读书又好,常受表扬。每次将她叫到办公室批评,总要拿她姐姐来比较,让她备受压力。曾有一次上语文课,玩笑有点开过火,被我批评了一顿。后来被班主任知道了,她又被叫到办公室。那次,她真是伤心透了,流了很多泪。从那以后,她收敛多了。如今,她自己也成了教师,在某小学教英语。我想,她也曾遇到

过像她那样调皮的学生,不知她会如何处理。

楼女神,圆脸圆,丹凤眼。班里的男生都很喜欢她。最终,她被班里一个不大遵守纪律的男生追了。因谈恋爱,成绩一降再降。毕业后,还是跟那人结了婚。先是做服装,后是做淘宝。不怕辛苦,生意红红火火。资本一点点积累,如今在杭州、上海都有房产。孩子优秀,上了省城私立名校。那场不被看好的恋爱,竟有一个好的结局。

至于张同学自己呢,他说,高一高二时算不懂事的,专门跟不读书的人在一起。曾经翻墙去看过电影。到了高三时,摔断了腿。不能室外活动了,就静下来看了一些书,做了些题。结果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。他说,很感谢那次受伤的机会,否则,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。

看到他们的今天,作为老师的我,感到非常幸福。虽然,他们的成长跟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。但作为老师的我,也流了一分汗,浇了一次水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树木重要,树人更重要。如今,我还在一所普通高中里教书。面对那些基础不太好、有些调皮又不自觉的学生,有时不免有些恼火,也曾产生想要放弃的念头。但想到20年前的那些学生,我释然了。

我对自己说,万不可小看他们,更不能放弃他们,20年后,他们是社会的栋梁,那时,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。

■ 时光匆匆

■ 王珍

偶尔和慧遇见,话题全都集中在:“你父母还好吗?”

最近一次相遇,她告诉我:“明年就能退休了,我会掐着点一刻不耽误地办好退休手续,立马去妈妈在的敬老院做义工,不管妈妈那时是不是还在。”

我懂她的心情,不仅仅是志愿奉献做好事,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,更是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,学会怎样做老人。因为我把她断断续续、点点滴滴的讲述,拼凑成了她母亲一生的缩写,其实也是许多母亲的一生缩写。

夏日,烈日炎炎。对于许多农家人而言,不会说“好汉不赚六月钱”,而是说六月是抢收抢种的双抢时光,和时间追赶,抢得五谷丰登的

好年成。

慧高高地挽起裤脚管,光脚踩在水稻田里。没有草帽,没有防晒服、防晒霜,任火辣辣的阳光,分分秒秒地涂抹着青春的身体和少女的脸庞。她一心一意努力把秧插得均匀齐整,疏密有致,像一行行格律诗。

慧是喜欢诗的,从小学到初中,她的语文成绩一直很优秀,她写的作文,也常常被老师在班级里当作范文诵读。内向羞涩的她心里藏着一个文学梦,只是没有说出来。

当她听到田边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喊着她的名字,通知她去大队部取幼师的录取通知书时,她直起了身子,侧耳细听,听到第三遍准确无误喊的就是她的名字时,她一脚踏上田塍,来不及放下裤管,来不及套上鞋子,箭一般地飞向大队

部,那是她迫不及待地奔向她的梦。

她是村里第一个考到城里去上学的女秀才,四邻八乡都来夸她妈妈有福气,养了一个争气的好女儿。

那些日子妈妈一直在笑着。但当妈妈送她上了开往城里的火车时,妈妈哭了,有担心、有不舍得。

慧却哈哈大笑:“这是高兴的事,是好事啊!妈妈放心,等我在城里工作了,就把你接过去享福。”

慧毕业了,工作了,结婚了,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妈妈来到城里,帮慧带大了孩子。外孙女出国留学去了,女儿女婿都去上班了,妈妈独自一人在家里,常常觉得没有手勢,闲得发慌。就像是种在泥土里的庄稼,在城里的水泥地里是无法生存的。怕妈妈时间长了憋出毛病,慧顺从妈妈的意愿,

把妈妈送回到乡下自己的家中,活力重新回到了妈妈的身上。

时光飞驰,慧的女儿从国外学成归来,工作了,结婚了,有了自己的女儿。慧的妈妈却在不知不间间老去。当慧和先生第三次请假匆匆赶回乡下,去看望被好心的邻居送进医院的妈妈时,他们决定将八旬高龄的妈妈送去敬老院,不能再任由她独自一人生活,常常摔倒了,病倒了都不能及时送医。

十天半月,一有空,慧和先生就跑敬老院去看妈妈。每次见了,妈妈都说要回家。自顾不暇,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妈妈,却任性地嚷着要来城里带重外孙女。妈妈还想出各种方式,希望敬老院“开除”她。有一次,竟然和同屋的阿姨打架,把那阿姨推倒在地。幸亏人

没伤着。妈妈委屈地哭着向慧告状:“她偷吃了你们买给我的零食……”

慧哭笑不得。心里却是无助和无奈,充满了苦衷:妈妈老得太快、太突然,都来不及等到女儿退休……

慧最近一次去看妈妈。妈妈已经是轮椅上的妈妈。因为疫情,进门探视受限。护工推着轮椅来到敬老院的的大门边,指着慧问妈妈:“看看,是谁来看你了?”妈妈把头扭向一边,说:“不认识!”

这一次,妈妈没有哭,慧却泪奔。她知道,妈妈是嫌她近一两年每次都是来去匆匆,连大门都不进,不再像以往那样,陪伴妈妈一天半日,带妈妈吃一次大餐,和妈妈说说话,哄妈妈开心。妈妈认定:是因为自己老了,不会做饭带孩子了,被嫌弃了……

■ 闲情逸致

## 漂游楠溪江

■ 李仙正

“叠叠云岗烟树斜,弯弯曲流水夕阳中。”1500多年前,楠溪江畔的山水,孕育出一位山水诗人鼻祖,名叫谢灵运。他出任永嘉太守,后受政敌的弹劾,被朝廷追捕,并遭到杀害。

时间一晃,诗人远去了,这片灵性的山水,依旧清秀。原来,一条南北纵贯、蜿蜒300里水路的永嘉的母亲河——楠溪江,便成了诗句中形象的参照物。

楠溪江畔,青山倒影,碧水长流,休闲载体,宜居宜游。聚焦一方山水,触动山水灵性,亲近波光粼粼原色,感受“山水永嘉、诗意永嘉”的精华浓缩。山水生态景色,诗意浓浓的山水文化,一路践行远方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邂逅楠溪江,漂流是最佳体验。我们十几人分乘两排竹筏,排工是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,站在排头上挥舞长篙,左点右划,但排工古铜色的脸上,写满了常年撑排的艰辛。排工说,竹排漂流的航道,波澜不惊,水面平静,大多水深在1米左右。加上流水通畅,缓急有度,漂流行程大致需要1小时左右。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,宛如一叶扬

■ 微型小说

## 出啥大事

■ 边城浪子

大山自从当上局长后,不是今天被人找,就是明天被人请。乡下的父亲给他打电话,每次大山总是那句话:“爹,我这儿人多,没事儿别总打电话!”

逢年过节,爹娘会偶尔去城里大山家住些日子。看到有人提着烟酒或是礼盒登门,爹总是眉毛一挑,两眼一瞪:“我们老郑家不收礼,赶紧给我拿走!”

大山表面上不说啥,暗地里却有点对父亲的行为不顺眼。这些,父亲都看在了眼里。

这天,已经回到乡下的父亲给大山打来电话:“家里出大事儿了,你赶紧回来一趟吧!”

正在单位主持开会的大

■ 书人茶话

## 趣谈绰号

■ 陈慈林

只要是人,就都有名有姓,文人雅士还有字有号,在农村,还有不少人有绰号。我老家在浙东某滨海小村,全村大多数人都同姓,细算起来都沾亲带故。日常交往中,大家都对年(辈)长者称呼叔伯,平辈的互称哥弟,对晚辈亲近些的叫小(乳)名,稍远些的才叫大号。

上述称呼用在正规场合,私下里,大家都喜欢叫人绰号,这样显得更亲切。

绰号又叫外号、诨名,《水浒传》中的108名梁山好汉,个个都有绰号。这些绰号有威武壮,如小李广、入云龙;有的睿智,如智多星、玉麒麟;有的猥琐,如鼓上蚤、白日鼠。乡里人自然不能与梁山好汉比,但乡民中不乏高人,给人起的许多绰号非常精妙,能令人过耳难忘。

乡间高人起绰号,一般是根据该人的性格特征或日常言行。比如我的一位族兄,平时性格张扬,做事又有点浮夸,乡人给他起个诨名“稻草船”。另有一位族叔被称作“万三佬”,只因此佬自年轻时起,就喜欢忽悠人,说起话来满嘴跑火车。“万三佬”的意思是,他的一万句话里,最多只能听三句,其他都不可信!有些绰号也带有调侃的意思,村会计增祥伯给我起的绰号是

帆的小舟,在我心中轻轻划破水面,慢慢漂流游走。

山水是画的元素,漂流是诗的符号。竹排载人,欣赏山水,如诗如画。因为,水的流动而漂向远方,将人世间的烦恼顺流而逝。同行有人从江里用双手捧出清凉的水,泼向另一条竹排上的人。在“咯咯咯”的嬉闹声中,人们找回了久违的童年记忆。那泼出去的水,瞬间化作透明晶莹的水珠。

动处看山山会走,静处看水水会流。坐在竹排上,一杯香茗,品茶聊天,眼前的山水,勾画出一幕幕动感的美。远眺绵绵青山,近看郁郁滩林,观赏碧波江景,饱览湖光山色,令人心旷神怡,宠辱偕忘。这时,一首熟悉的老歌,悄悄地进入我的心房:“小小竹排江中流,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

竹排是游人的乐趣,江水是鱼儿的家园。虽然,竹排轻轻划过,微风徐徐拂来,江面随时受到惊扰。但隐约中,人鱼互动,分享快乐。人在竹排上漂流,游鱼水中也在欢呼雀跃。我们安稳地坐在竹排上,感觉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。

远处有白鹭,在低空自由翱翔,洁白的羽毛,点缀着青山绿水、蓝天白云……

山,只得匆匆结束会议开车回乡。一进门,大山发现爹娘都好好的。

“爹,到底出啥大事儿了?”

“你六叔的母狗死了!”大山哭笑不得:“六叔家的母狗死了是啥大事儿啊?我看您是越老越糊涂了!”

“你知道这只母狗是咋死的吗?是被人投喂了肉包子中毒而死的!可怜了母狗一窝刚出生的6只小狗,没了母狗,它们很难都活下去了……”

“爹,六叔的母狗死了,跟您跟娘跟我有关系?”

“咋没关系呢!”爹叹了口气说,“我和你娘都担心,我俩可能成为像那窝没人管的小狗啊……”

大山的脸“唰”地一下红了。

“书蠢”,他说我就像是一条钻在书里的蠢鱼,只想把书当饭吃……

高人们所起绰号都十分契合其个性或外貌特征,一叫出来就能得到乡邻普遍认同,口耳相传、快速流行,时间长了甚至都能湮灭本名。一次邻居大年哥的老战友从外地来看他,进村问了好些人,都说本村没人叫陈大年。后来说起他的绰号“乐乐宝”,大伙都笑了,早说“乐乐宝”,早带你去了,他家离这里只有几十米。原来,大年哥从小生性随和,待人接物时,一说话就逗人乐,大伙就叫他“乐乐宝”。叫着叫着,就没几人还记得他的大名陈大年了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,许多绰号叫久了,本人也高度认同和接受,听本名反而不习惯。某次新调来的镇人武部黄部长来村里调研,村党委高书记叫来几个民兵干部参加座谈,让大家先自我介绍。朗林哥开口就说:“我叫‘三快’,是基干民兵排长。”黄部长没弄清,让他再说一遍,大家才意识到朗林哥介绍的是绰号。因他在部队服役时养成了“吃饭快、说话快、做事快”的习惯,退伍后得了“三快”的绰号。被别人叫得久了,他自己也把绰号当成了名字,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
常言道:人如其名。其实,绰号有时更名实相符。